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二十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十二

南朝宋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父濯早卒粲幼孤祖豹哀之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顯榮而愍孫飢寒不免母王

氏躬事紡績以供朝夕慤孫少好學有清才隨伯父洵為吳郡擁敝衣讀書足不踰戶從兄顗出遊要慤孫稱疾不動早以操行見知宋孝武即位稍遷尚書吏部郎累官吏部尚書皇太子冠孝武臨宴東宮與顏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樗蒱慤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慤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帝發怒將手刃之命引下席詞色不變沈柳並起謝得釋出為海陵太守廢帝即位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慤孫峻于儀廢帝倮之迫

使走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明帝泰始元年為司徒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常著妙德先生傳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況又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于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灸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亦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

飲此水矣纫慕荀奉倩為人至是請改名為粲字景倩累遷尚書僕射五年加中書令領丹陽尹七年加尚書令初粲忤于孝武其母候乘輿出負塼叩頭流血塼碎傷目後粲與人語有誤道眇目者輒涕泣彌日既貴重常懼傾滅益自挹損明帝崩與褚淵等並受顧命廢帝即位粲與褚淵秉政承明帝奢侈之後務弘節儉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不能禁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加衛將軍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詔加

兵自隨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廹而衆情離阻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諸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詞色哀壯于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領司徒徙尚書令並固辭服終乃受命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廢帝弒蕭道成立順帝使粲鎮石頭粲素静退每有朝命逼切不得已方就至是得詔即行時道成將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潛謀誅

之而褚淵已自託于道成粲不知以謀告之故道成得為之備劉秉宋氏宗室王藴太后兄子皆與粲結諸將帥黄囘任候伯孫曇瓘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兵起道成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袁達以為不宜樹異同粲曰彼若劫我入臺便無詞以拒雖欲出庸可得乎時道成入屯朝堂秉從弟劉韞以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閤黄囘諸將皆率軍出屯新亭粲䂋曰謀矯太后令韞伯興率宿衛攻

道成于朝堂回等率所領為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盡室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速來今敗矣先是褚淵以粲謀告道成道成即遣將薛淵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為直閤與伯興並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道成以報敬則敬則殺韞及伯興又遣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入時粲與秉等列

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秉與子踰城出粲還坐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大叫抱父乞先死兵士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啟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壠永就山丘僧靜並斬之任候伯其夜赴石頭皆被殺粲小兒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遂抱以首乳母呼天曰公昔于汝有恩故

冒難歸汝奈何欲殺郎君以求小利天地鬼神有知行見汝滅門也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狗戲如平生經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少頃妻子皆沒粲貟才尚氣愛好虛遠當其得意悠然忘反郡南一家頗有竹石率爾步往不通主人主人出語笑歘然俄而車從至方知是袁公也又嘗步屧郊野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不見曰昨飲酒無聊偶相要耳身居劇任不肯當事或高

詠對之門無雜賓而物情不接及敗時人為之語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父子死于忠孝尤不朽云

論曰袁粲簡淡平素好飲酒吟諷少經世之才然忠孝之性始終不渝當魏晉六朝之間才臣名士代不乏人然廉恥道喪往往有身享高官厚禄潛託權奸求為佐命之勲者所在不免恬不知怪幾忘其身之在本朝也以此律之數百年之間幾無完士粲當桂

陽之逆壘纔入侍獎勵忠義卒平急難及道成革命有徵粲獨與劉秉王藴諸人深相約結欲殲大憝事雖不濟然粲以臣死忠最以子死孝在南北兩朝之際尤可謂高岡之鳴鳳也故特表之

北朝魏

高允

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漢太傅裒之後也曾祖慶祖泰並仕慕容垂至顯秩父韜歸魏後官丞相參軍早卒允

少孤有奇度清河崔宏見而歎曰此子黄中内潤文明
外照必為一代偉器年十餘奉祖父喪還本郡推財與
二弟性好文學擔簦就業博通經史天文術數尤好春
秋公羊郡召功曹神䴥三年年四十餘矣為陽平王征
南大將軍杜超從事中郎超時鎮鄴遣允與吕熙等分
詣諸州決獄熈等並貪穢得罪允以清平獨見賞還家
教授生徒千餘人四年徵拜中書博士遷侍郎以本官
為樂安王範從事中郎範時鎮鄴允甚有匡益徵還參

樂平王丕軍事佐平涼州賜爵汶陽子領著作郎太武令與司徒崔浩修國史浩時集諸歷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譏前史之失别為魏歷以示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歷術淺事而史家欲神其說不復推之于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時未以為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

宜更審之後歲餘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皆歎服允雖明歴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宫少傅游雅知其能數以灾異問允曰天道難知既知復恐漏洩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尋詔以經授景穆太子甚見禮待與游雅等共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太武甞問允何政為先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農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

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乃悉除田禁以賦百姓初浩以才畧為帝寵任數從征伐有功頗制朝權嘗薦冀定等五州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太子曰先徵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而以新徵者代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允聞之曰崔公其不免乎茍遂其非

而校勝于上將何以堪之時著作令史閔湛郗標性巧佞嘗上疏言浩所注詩論語書易過于馬鄭王賈乞收境内諸書獨頒浩所注令天下習業并求勅浩注禮傳令後生得觀正義浩遂信待之薦其有著述之才帝初命浩等譔記務從實録既成書湛標因勸浩刊于石以彰直筆允私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竟刊石列通衢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詔收

浩允等案罪先是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謀于允曰主上問我為首為諱乎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中書侍郎崔鑒等謂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以鑒等為親己而反怨允曰君柰何誘人入死地入見帝遂不以實對終獲罪戮及浩被收太子召允謂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允小心慎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為乎

允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否允曰臣以下材謬參著作逆犯天威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侍講日久欲匄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以實對不敢迷亂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詞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赦其罪以旌之于是召浩臨詰浩惶

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帝復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拜請帝意解乃曰無此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止誅其身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他日太子讓允曰人當知機不知機學復何益吾欲為卿脫死而卿終不從乃激怒至尊如此每一念及使

人心悖允曰臣東海凡生本無宦意屬休明之會釋褐
鳳池仍參麟閣妨賢已久夫史所以紀當時之善惡爲
將來之炯戒故人主愼焉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公
廉愛憎蔽其直理誠不能無罪至于書朝廷起居言國
家得失此乃史家本體未爲多違臣與浩實同其事死
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
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
者恐負翟黑子故也太子末年頗信任左右營田園以

攸利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

昔之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弗獲何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虢之將亡神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重好與宮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

小利卒有顛覆之禍夫為人君者必審于擇人商書云無邇小人孔子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古今存亡莫不由之今東宮誠乏人俊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恐非朝廷之選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不納及太子卒允見帝悲不能止允奉命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約而可觀既成上表曰

臣聞箕子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隨其得失而效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應如響甚可懼也自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修飭厥後史官並載其事以為鑒誡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眚而不見納遂因洪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為其傳覬以感悟人主終不聽察卒以危亡伏惟陛下神武則天欽若稽古率由舊章前言往行靡不究鑒臣學不洽聞識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聰

仰酬明旨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事要畧其文詞凡八篇帝覽之曰高允之明天文豈減崔浩乎及文成之立允預其謀司徒陸麗等皆受賞而不及允允終不言時帝大起宮室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非農隙不興今建國已久宮室已備永安前殿足以朝會萬國西堂溫室足以安御聖躬紫樓臨望足以觀望遠近若欲修廣異觀宜漸致之不可倉卒今計斫材運土及諸雜役須二萬人丁夫充作老弱供餉合四萬人半年

可訖古人有言一夫不耕或受其飢况四萬之衆其所
損費亦已多矣聖主宜思量帝納之允以文成篡承平
之業而風俗仍舊婚娶喪葬不依古式上禮敎一疏其
畧曰前朝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送之日
歌謡鼓舞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革變將
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為下者習以成俗教化凌遲一至
于斯為政者先自近始詩云爾之教矣民胥效矣人君
舉動不可不慎禮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今納室皆

樂部給役以為嬉戲而獨禁細民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必先之以媒聘繼之以禮物集寮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其難今娶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失禮紛紜而令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為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昔者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為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

不可勝計死不旋踵尸焚墓掘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億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于亡者古之人何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求貌似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俗瀆亂情理上未禁之下不改絶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樂不奏物非

正色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褻汚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為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陛下當百王之末踵亂晉之弊而不矯然釐正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禮教矣允言如此非一文成從容聽之事有不便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至有痛切為帝所不忍聞者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禮敬甚重時有上事為激訐者帝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私室諫諍不欲彰于

外至于事君獨忍翹君之過以沽直名乎高允于朕過失常正言面論至朕所不樂聞者皆侃侃言說無所避就使朕得聞其過而天下不知乃真忠臣也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允部下吏百數十人亦至刺史二千石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帝謂羣臣曰汝等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但伺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左右但立勞耳皆至王公至如允執筆匡輔數十年不過為郎汝等不亦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時魏百官無祿允嘗使諸子樵採自給陸麗為言于帝帝曰何不早言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廚中鹽菜而已帝太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其子忱為郡守允固辭不許轉太常卿進爵梁城侯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游雅嘗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褊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數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昔崔司徒浩嘗謂高生豐才博學

一代所推所之者矯矯風節耳余始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宗欽以下都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詞義清辨明主為之動容仁及僚友保玆元老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威振朝廷王公以下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節者乎人固未易知吾既失之于心崔又漏之于外管仲所以致慟于鮑叔也及文成崩乙弗渾以獻文在諒闇遂擅權多殺馮太后誅之引允參決大政欲修明庠序立學郡

國詔允與中秘二省參議以聞允表請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其博士取博通經典世履忠清堪為人師者年限四十以上助教亦如之年限三十以上其學業夙成才任教職不拘年齒學生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堪循名教者先盡高門次及中第顯祖從之郡國立學自此始後以老疾頻乞骸

骨詔不許乃著告老詩又以昔歲同徵零落將盡感舊
懷人作徵士頌尋詔允至兖州祭孔子廟曰此簡德而
行卿勿辭也繼從顯祖北伐大捷作北伐頌獻文後有
遺世之志以孝文沖幼欲禪其叔京兆王子推召公卿
會議皆莫敢言允進跪上前泣曰臣不敢多言以勞神
聽願陛下上思祖宗付託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
帝感悟乃議傳位孝文以羣公輔之自文成至獻文軍
國書檄多允文也末年乃薦高閭以自代進允中書監

散騎常侍尋以定議勲進爵咸陽公持節征西將軍懷州刺史允秋月廵境問民疾苦見白公廟毁新之時年將九十矣勸民學業風化頗行太和二年以疾告歸詔以安車徵允扶引就内改定皇誥作酒頌寓規孝文説之置之座右詔允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明年詔議定律令允雖篤老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十日一詣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備几杖問以政治朝之大議皆咨訪焉魏初法嚴

朝士多見杖罰允凡歷事五君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在中書引經斷獄内外皆稱平允性仁恕簡靜與壽稱與允接事三年未嘗見其忿色雖處貴重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恂恂忘倦尤篤念親故頒賜悉以分之貧困者無所棄遺初獻文徙青徐望族于代其人士多允婚媾有流離飢寒者允輒傾家賑施使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用于朝或以初附為疑允答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時貴臣之門皆羅列顯官

允子皆無官爵其廉退若此孝文太和十一年正月卒年九十八贈司空謚曰文賻襚甚厚魏初以來存亡蒙賚皆莫及也所著詩文左氏公羊釋毛詩拾遺何鄭膏盲凡百餘篇又有算法算術三卷

北史論曰高允蹈危禍之機抗雷電之氣處死夷然忘身濟難卒悟明主保已全名自非體隣知命鑒昭窮達亦何能若此宜光寵四世終享百齡有魏以來斯人而已

論曰孔子稱才美如周公而驕吝猶不足觀況其下乎崔浩謨謀軍國灼有成算戰勝攻取加以才智淵博定律令明歷象譔國史皆詳明切直足與高允頡頏顧其為人沾沾自喜始則挾長傲物既乃護短淩上至于聽任邪諛欲沽一己之直筆忠誠薄而讒搆興固不當獨咎太武之慘刻少恩也所謂小才未聞大道者非耶夫才以學成學以養定苟非其人寧能不攖心于死生呼吸之際而保其常度乎允忠不欺

君信不背友學術内充忠醇如一而險躁旣克休祥隨之周詩曰自求多福葢善氣所迎斯動已而天地應也北魏孝文為三代以下賢君允決策于前薫烝于後用開不世出之主自晉魏以來如允之令德令名不可有二豈獨冠絶北朝哉

蘇綽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魏侍中則之九世孫也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博學善算術從兄讓為汾州刺

史宇文泰餞之都門謂曰卿家子弟中誰可任者因薦綽名為行臺郎中居歲餘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為能有疑事必就決之泰嘗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其有王佐才會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魚行至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乃名綽具以狀對泰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益嘉之因

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至夜問以
政事臥而聽之綽指陳為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
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真奇士吾
方任之以政即拜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
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東
魏高歡三道入伐諸將咸議分兵禦之泰以為不如并
力西拒竇泰惟綽意與合遂禽竇泰于潼關封綽美陽
縣伯授大行臺度支尚書泰欲革時政為強國富民之

法綽乃盡智能贊成其事于是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並古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惟良守宰耳凡治民之體當先治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是非謬亂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

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下民孰不從化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乃百姓之表表不正不可求影直君身不修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為人君者必心如清水形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以訓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敎化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

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于敦樸者則質直化于澆
偽者則浮薄浮薄者衰弊之風質直者淳和之俗衰弊
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世道彫喪已數百年民
不見德惟兵革是聞上無敎化惟刑罰是用凡百草創
率多權宜比年稍登稔衣食不切則敎化可修凡諸牧
守令長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敎化夫化者貴能
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
百姓亹亹日遷于善邪偽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

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弟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于人敬讓則不競于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返素由此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為命古之聖王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于盡地利地利所以盡者由于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諸州郡縣每至歲

首必戒勅部民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有遊手遊食不勤生業者則正長牒名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單劣之戶及無生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敎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畜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為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為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如不能爾則陷于刑辟矣其四推賢良曰天生蒸民

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今刺史守令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惟試刀筆並不問志行今之選舉當不限資蔭惟在得人凡所求材藝者謂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為本者必以其材而為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偽為本者將由其官而為亂也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

行其志行善者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任之不盡其材耳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昔呂望百里奚管夷吾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于凡品況降此者哉然善觀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易充則事無不理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今吏員其數不少在下州

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非一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于居家至于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賢不肖别矣其五恤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是以先王特加戒慎使治獄之官精

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如睹情狀使姦無所容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物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失不經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于法不免有罪于刑所以然者非好殺人也但云為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

不中傷天心犯和氣而欲陰陽調適萬物阜安不可得也凡百守宰可無慎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故為悖道者殺一礪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故三五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寇未平軍用資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夫平均者不捨

豪强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徵愚拙此之謂均也起于有漸必須勤課先時而備至時而輸如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為已過捶扑交至富商賈緣茲射利輸税之民于是弊矣租税雖有大式至于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于正長而繫之于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左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不存恤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泰置諸

坐右令百官習誦之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先是泰以軍旅未息吏民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行之至是又更權衡度量命綽損益新舊為三十六條總為五卷頒行之搜簡賢才為牧令守長皆依新制而遣數年之間百姓便之自晉氏以來文章競為浮華泰欲革其弊命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令自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事產業常以喪亂未平為已憂薦賢拔能紀綱庶政

泰推心任之或出遊嘗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
事施行綽嘗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
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
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羣官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
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
夙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瑶越次進曰儉約所
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
公步送之酹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

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于手至葬日泰復自為文祭之其後宇文毓僭位以綽配享泰廟北史論曰周文提劍而起百度草創施約法之制于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于鼎峙之日終能斲雕為樸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埸屢動而内安外附斯蓋蘇綽之力也

論曰宇文泰與高歡並因拓跋之喪亂名為各擁其君實乃共分其國當時雖互相誚讓要之前者虎視

後者狼貪裴俠之誠孝武以避湯入火固先見也然考其規為厝注泰似彼善于此蓋非獨其身之不同量為之臣者亦殊致焉蘇綽謨謀于内其忠敬節儉非猶夫崔暹崔季舒等之傾邪也韋孝寬扞禦于外其練達明敏非猶夫高敖曹竇泰等之麤豪也孝寬六句之損高歡三策之平高緯運籌決勝不愧將才若乃定經制立章程使國家煥然有更新氣象綽賢且遠矣

史傳三編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　卷二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王旭皓

史傳三編卷二十一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十三

唐

房元齡

房元齡名喬以字行齊州臨淄人也父彦謙仕隋為司隷刺史元齡幼警敏善屬文工書開皇中天下混一僉

謂隋祚方永元齡密白父以隋無功德妄誅殺攘神器嫡庶混淆侈僭相傾亡可翹足待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吏部侍郎高孝基謂裴矩曰此郎國器終當聳壑昂霄恨我不及見耳補隰城尉尋坐漢王諒累徙上郡顧中原方亂慨然有憂天下志會父疾綿十旬不解衣及喪勺飲不入口五日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謁軍門署行軍記室參軍公為秦王授府記室每從征伐衆爭取貨珍元齡獨收人物致幕府與諸將相申

結人人願盡死力王比之光武得鄧禹云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或駐馬即辦文約理盡初不著槀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面語也隱太子與王有隙元齡勸王行周公之事引杜如晦協判大計太子忌二人皆譖于帝斥之變將作王夜召二人以方士服入計事事定擢右庶子及即位為中書令第功班賞第一封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户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元齡等以刀筆居臣上竊

所未服帝曰叔父雖首倡舉兵葢亦自營脫禍建德之南全軍覆没黑闥再合望風輙奔元齡等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此蕭何所以先諸將也三年進尚書左僕射監脩國史帝嘗謂元齡與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比聞公等聽受詞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敕尚書省細碎務皆付左右丞惟寃滯大事合聞奏者關于僕射論者以元齡等固屬賢相然太宗委任責成得馭相之體帝嘗問創業

守成孰難元齡曰草昧之初羣雄竝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于安逸守成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獲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常恐驕奢生于富貴禍亂伏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往矣守成之難方與公等慎之未幾更封梁加太子少師居宰相積十五年女為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極累表辭位不許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又辭帝遣使謂曰讓誠美德然國家眷

賴久不可一日去左右改太子太傅知門下省事十八年帝伐遼留守京師詔曰公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憂矣凡糧械飛輸軍伍行留悉裁綜之元齡數上書勸帝無輕敵久事外夷固辭太子太傅以多病聽臥治事許肩輿入殿帝對之流涕日遣人候問起居少間即喜形于色元齡謂諸子曰今天下無事惟討高麗未止羣臣莫敢諫吾而不言抱愧歿地矣乃上疏曰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臣之突厥可汗束手握刀分典禁衛延陀鐵

勅披置郡縣高昌吐谷渾偏師掃除惟高麗逋命今自
將六軍不旬日拔遼東禽獲數十萬可謂功倍前世傳
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烈既云足矣拓地
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進疏食
停音樂以人命重也今士無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
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父孤子慈母寡妻望轜車抱枯
骨椎心掩泣變動陰陽傷害和氣實天下之痛也使高
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能為後世

患夷之可也今無是三者而坐敝中國為舊王雪恥新羅報仇非所存小所損大乎願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船罷應募之衆則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陽公主曰是巳危篤尚能憂吾國事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訣擢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卒年七十一時貞觀二十二年也陪葬昭陵謚文昭元齡明達吏事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審定律令意在寬平聞人善若巳有之取人不求

備雖甲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惕息無所容隨材收叙無隅踈賤然亦慎許可貞觀末以譴還第黄門侍郎褚遂良言于帝曰元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斥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名于家後避位不出久之會帝幸芙蓉園元齡敕子弟掃庭除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果幸其第因載還宫帝在翠微宫以司農卿李緯為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帝曰元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惟稱緯好鬚無他語帝遽改洛州

刺史帝討遼東元齡守京師有男子上變元齡詰狀曰
我乃告公元齡驛遣追帝帝視奏已斬男子下詔曰公
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治家有法度慮諸子驕侈席
勢凌人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
此足以保躬漢袁氏累葉忠節吾心所尚汝等師之子
遺直嗣
柳芳曰元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
下號為賢相然無迹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

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爭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固宜哉

論曰元齡事跡與漢蕭何相類顧何遭高帝猜刻晝夜岌岌葅醢中元齡際太宗道協計從始終罔間蕭處難而房處易其政治亦不大相遠何哉無致君堯舜之學術但開國承家紀綱粗定稱一代名相焉兩人力量均之乎止此矣然何終未免刀筆吏而元齡濟以文學稍為過之不矜不伐居然有儒者氣象臨

殁高麗一疏不忘史魚尸諫之忠君子哉

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負大節臨機輙能斷大業中赴吏部選亦為高孝基器重謂君有應變才當為棟梁之用願保崇令德補滏陽尉未幾棄官歸唐兵入關任秦府兵曹參軍後徙陜州總管府長史時府僚外遷者多房元齡謂王曰他人去無足惜惟如晦王佐才也大王若終守藩輔無所用

之必欲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王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因表留幕府從征伐常參帷幄預機秘方軍國大事裁決如流莫能窺其涯際深為內外所推服累遷陝東道行臺郎中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丹青畫像十有八人以如晦為冠首隱太子之變與元齡定謀論功相等授左庶子遷兵部尚書封蔡國公貞觀二年進侍中攝吏部選總監東宮兵馬三年拜右僕射仍領選所引士賢否咸得其職太宗嘗謂如晦曰比見吏部擇人

惟取其言辭刀筆不悉其景行如何可獲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數千人厚貌飾辭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簡之理實所未精帝將依漢時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乃止時天下新定凡立國規模臺閣制度典章文物悉與元齡裁定每議大政事元齡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至卒用元齡策葢元齡長于謀如晦長于斷兩人深相知故能

同心協德以致太平談良相者稱房杜馬四年以疾請
解職頻使存問醫藥相望于道及疾篤帝與太子親造
其家撫之流涕超遷其子構為尚舍奉御卒年四十六
帝輟朝三日哭之慟贈司空封萊國公謚曰成詔虞世
南勒文于碑言一體痛悼之意他日食瓜而美輟其半
奠焉帝以黄銀帶賜元齡謂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
見公不見如晦矣泫然下淚更取黄金帶送靈所以後
或見夢寐敕御饌往祭明年之祥遣内官慰問妻子國

府官屬並不罷始終恩禮無少衰

論曰如晦才高氣爽遇事明決沛然無所滯礙誠開國臣也故能與元齡之周密相濟有成並定天下稱名相偉矣使天假之年得從容以報太平之知遇事業豈止此哉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魄有大志不營貲產以十策進李密不用從密來京師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

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為留守徵以書諭之勣遂定計歸唐後為隱太子洗馬徵見秦王功高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切責徵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及即位拜諫議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皆潛伏思亂徵白帝示至公解之命往慰諭道遇械送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徵與其副謀曰受命赦宫府舊人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將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悦曰

益親或引至臥内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藴無所回屈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拜尚書右丞仍兼諫議或毀徵阿私所親帝使温彦博按無驗責以不存形迹居數日帝問徵曰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彦博宣勅語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矍然改容曰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

得遂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臯夔稷契是也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龍逢比干是也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賜絹二百匹帝又問人君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堯舜闢四門明目達聰雖共驩苗鯀不能蔽

也秦二世獨信趙高梁武帝獨信朱异侯景隋煬帝獨信虞世基天下土崩瓦解而不知盜賊徧海内而不聞此其驗也帝將聘鄭仁基女為充華詔書已出冊使未發徵聞其許嫁陸氏諫曰鄭氏之女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恐虧聖德帝聞之大驚自責停使令女還夫羣臣以女適陸氏無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自云初無婚姻帝于是頗以為疑再問徵徵曰陸爽恐陛下今雖容之後陰加譴責所以反覆自陳不足為

怪帝乃降敕自明停其册使將葬建成元吉徵與王珪
請預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質東宫出入龍
樓垂將一紀前宫結釁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
甘從夷戮負其罪戾録置周行徒竭生涯將何上報陛
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岡有慼追懷棠棣明社稷之
大義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遠期有日臣等永惟𦔳
昔忝曰舊臣喪君有君雖展事居之禮宿草將列未申
送往之哀瞻望九原義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帝

義之許之宮府舊僚吏盡令送葬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西域諸國聞高昌麴文泰朝悉遣使入獻詔使人迎之徵諫曰王者不以蠻夷勞中國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若賔客待之恐不勝其弊帝乃止右僕射封德彛等竝欲中男十八以上簡點入軍勑出徵執奏以為不可德彛重奏謂次男有壯大者帝降敕中男雖未十八然壯大亦可入軍徵又不肯署勑帝召徵及王珪至作色而待之曰中男實小自不點入軍實大

亦可簡取如此固執不解公意徵正色曰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得獸明年無獸若次男以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但為禮遇失所遂使人無鬬心若多點取人還充雜役雖衆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以誠信待物欲使官民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以來大事已數不信何以取信于人帝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因言即

位之初有逋負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之詔又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後不能無失信者數事帝喜曰我見君執奏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乃停中男賜徵金甕一口先是帝嘗嘆大亂之後疑其難治徵曰亂後易治譬飢者易食渴者易飲也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詭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治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

人漸澆漓不復返樸今當悉爲鬼魅尚安得而化哉帝納之及即位四年之後米斗三錢歲斷死二十九幾致刑措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户闔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語羣臣此魏徵勸我行仁義之效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李靖敗突厥頡利部落多來歸降中書令温彦博議請于河南處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帝從之徵議以爲宜遣發河北居其舊土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後滋息過倍密邇王畿

心腹之疾將有後患彥博曰天子之于萬物也天覆地載處之河南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懐我厚恩終無叛逆徵曰晉代有此分居近郡江統為言武帝不用後果覆車陛下必用彥博言所謂養虎自貽患也帝竟從彥博議後帝幸九成宮突厥陰結所部作亂事敗皆捕斬之還其舊部于河北帝悔而自責曰初不納魏徵言遂幾失久安之道侍御史權萬紀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蒙引見任以彈射莫敢諍論徵奏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

小人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
有罪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元齡斥退張亮無
所肅厲徒損聖明臣伏度聖心必不以為謀慮深長可
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以警厲羣臣羣臣
素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元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
其枉直其餘疎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思
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忠之
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乎帝欣

然納之賜絹五百匹萬紀仁發相繼貶黜七年代王珪為侍中進爵郡公帝幸九成宮宮御瑟湋川官舍李靖王珪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怒命按之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掃除隷耳以此罪責恐駭天下耳目得釋不問後宴丹霄樓帝從容語羣臣曰徵每諫我不從與言輒不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應之須別陳論何傷徵曰昔舜戒羣臣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已許可又別陳論非禹

稷所以事君也帝曰人言魏徵舉動踈慢我但見其嫵媚耳徵撰定齊梁陳周隋五史多所損益進左光祿大夫以疾辭位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葬昭陵帝于苑中作層觀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耳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帝泣為毀觀帝又欲以巢剌王妃為后徵諫曰陛下方取法堯舜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後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供奉不精因此浪費以至于

亡陛下當兢懼戒約奈何誨人為奢退又上疏言刑賞不可由喜怒及驕奢亂亡之故乞以隋為鑒十二年帝嘗從容問比來所行得失政化何如徵對曰若恩威所加遠方朝貢比于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于貞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帝曰遠方來服應由德義所加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以德義為心旋以四海無虞漸加驕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帝曰所行比前何無異徵曰貞觀

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悅而從之

一二年來不悅人諫雖黽勉聽受而意終不平帝曰于

何事如此徵曰即位之初處元律師以死罪孫伏伽諫

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

人或曰所言乃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

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户柳雄妄加階

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不首與罪雄固言是實

大理推得其偽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陛下

不從胄曰既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濫陛下作色
遣殺胄執之不已然後赦之乃謂法司曰但能如此為
我守法豈慮濫有誅夷此則恱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
皇甫德參上書大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
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
賞德參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于受諫也帝驚曰人苦
不自覺非公無能道此帝又嘗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
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百司奏事嘗數日思之及至

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怫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帝由是接見羣臣辭色愈溫魏王泰有寵或言大臣多輕之帝怒召大臣議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躓我若縱之泰豈不能辱公輩耶房元齡等皆謝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耶帝悅曰聞公言方知理屈先是帝作飛山宮徵上疏極諫後遇大雨穀洛溢毀宮寺漂居人徵因

事極言尤為激切條陳十思畧曰臣聞求木之長者必
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
其德義凡昔元首承天景命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葢寡
葢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
則胡越為一體傲物則骨肉為行路怨不在大可畏惟
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
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冲而自牧懼
滿盈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為度憂懈

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懼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因喜而謬賞罰所及則思無以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兹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文武並用垂拱而治何必勞神苦思代百司之職役哉手詔嘉答之于是廢明德宮元圃院賜被水者帝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欲致君堯舜亮亦不過是也帝厭上封者多不切事欲加譴黜徵曰古者立謗木

欲聞已過言而是朝廷之益即非無損于政由是皆勞遣之時屢有閹官充外使妄有論奏事發帝怒徵進曰閹官雖微狎近左右時有言語輕而易信浸潤之譖為患特深今日之明必無此慮為子孫教不可不杜絕其源帝悅充使永停徵因上言尚德好善之美術數刻深之害反覆至數千言帝手詔嘉歎賜絹三百匹十三年徵上疏言陛下頃年以來漸不克終非復貞觀以初之盛因條陳不克終者十漸帝書為屏障兼付史官賞黄

金十斤廐馬二疋又嘗問徵比來朝臣多不論事何也
徵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諫
則以為謗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禄但才器不同懦弱
之人懐忠直而不能言疎遠之人恐不信而不得言懐
禄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默俛仰帝曰
誠如卿言朕今開懐納諫卿等無勞煩怖懼遂不極言
侯君集平高昌帝欲以其地為州縣徵謂不如撫其民
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民威德被于遐方者也若以為

州縣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交替十年之後
隴右空虛散有用以事無用未見其可褚遂良亦極諫
帝不從以其地置西州後西突厥欲攻西州帝悔謂侍
臣曰往年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朕立其子弟依舊
為國不用其計方自悔責寧得忘所言者乎徵嘗侍宴
兩儀殿舉齊桓公鮑叔牙管仲甯戚交儆事為戒帝嘉
納之時大臣並請封禪惟徵執不可帝曰豈功不高德
未厚耶諸夏未治遠方未服嘉瑞不至年穀不登耶何

為而不可徵曰陛下功則高而民未懐惠德則厚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未可驅之役遠方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豐稔倉廩尚虛譬如人有十年長患療治方瘳便欲負重日行百里必不可得告成天地臣竊有疑兼以大事舉行萬國咸萃要荒之外奔走來庭今伊洛以東暨于海岱人煙斷絶道路蕭條徒令窺示虛弱又賞賜未厭衆望給復不償民勞遇有災青難以追悔帝不能奪嘗與房元齡高士廉遇少府少

監竇德素于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元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與君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元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知何罪而責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十七年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家初無正

寢帝輟小殿材為營構賜素褥布被從其所尚數與太子臨問拊之流涕許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辛年六十四帝臨哭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百官咸赴喪贈司空謚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賻賵其妻裴氏辭曰徵素儉約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乃更用素車白布幨帷陪葬昭陵帝登苑西樓望哭甚哀御製碑文手書之並封戶九百臨朝嘆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魏徵歿朕亡一

鑑矣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人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畧如此朕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于笏知而必諫也徵狀貌不逾中人每犯顔進諫雖逢盛怒神色不懾帝徐為霽威奏疏數萬言皆本仁祖義勸誡昭然稱引甚富尤好徵據劉

向說苑帝嘗謂徵曰卿罪重于中鉤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于卿者乎一日宴近臣于九成宮稱徵每犯顏切諫不許我為非我所以重之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所以敢言陛下若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諱也帝大悅賜錢十五萬又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元齡之功貞觀之後盡心于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惟魏徵而已解佩刀賜之帝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

徵來匿懷中徵奏事良久鷂竟死帝將有關南之行既辨而止徵謁告還問故帝笑曰畏卿嗔故中輟耳徵以隋亂後典章湮散引諸儒校集秘書粲然復完又以小戴禮綜彚不倫作類禮二十篇帝好武徵侍宴見舞破陳樂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此徵歿後毀者百出以嘗薦杜正倫侯君集誣為阿黨又誣録諫語示史官帝怒停叔玉婚而仆所為碑後征遼東還悵然曰魏徵若在朕無此行仍名其妻子慰勞

以少牢祀其墓復立碑加禮焉五世孫謩仕至同平章事宣宗稱其直諫有祖風

新唐書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殁未幾猜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覆為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自古所歎云唐柳芳稱徵死知與不知莫不恨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

論曰徵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仁批逆鱗無所諱惓惓

忠貞學術通明浩氣充塞古今諍臣鮮有過之太宗英睿從諫如轉圜士君子有致君堯舜之心遇可為堯舜之主不披肝露膽罄底緼以相告非人情矣徵之諫固不可及亦太宗成之也身歿未幾娼毀遽行又似一日無徵衆寒雜至雖英睿如太宗且不免為佞邪所播弄悲哉前此之轉圜亦徵有以佐之也明君良臣相需殷而相得彰亶其然乎

王珪

王珪字叔玠梁太尉僧辯孫也少孤性雅澹志量深沉能安貧履正交不茍合隋末亡命南山十餘年母李氏謂曰汝他日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乃約房杜等過其家李窺見大喜亟具酒食曰客皆公輔才汝貴不疑高祖入關李綱薦之授太子舍人遷中允太宗即位名為諫議大夫珪推誠納善多所獻替帝顧待良厚封永寧縣男尋遷侍中帝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

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
帝然之一日進見有美人侍側帝指示珪此廬江王瑗
姬也瑗不道賊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爲
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妻乃問朕是非何也珪曰姬
今在帝側竊謂陛下是之審知其非何不屏去若更納
用此與郭公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相去幾何哉帝
悅即出之帝使太常祖孝孫教樂律宮中以宮伎不進
數被讓珪與温彦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教宮人又

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為輕乎帝怒曰卿皆朕腹心之臣乃附下罔上為人游說耶彦博懼謝罪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陛下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明日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珪等至今悔之公等勿因此不盡言也時珪與元齡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鑒人物因謂之曰卿標鑒通悟試為朕言元齡等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

臣不如元齡兼資文武出入將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
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
以諫諍為己任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
疾惡好善臣于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元齡等亦
以為確論進封郡公後為魏王泰師王見之輙先拜珪
亦以師道自居教王忠孝王問何為忠孝珪曰至尊王
之君事思盡忠亦王之父事思盡孝惟忠孝可以立身
成名享天佑垂後裔王問所習珪曰漢東平王蒼稱為

善最樂願王志之帝聞喜曰兒可無過矣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當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下降咸備婦禮自此始也貞觀十三年卒年六十九圖形凌烟謚曰懿珪性不茍察臨官務舉綱維去太甚平居雖僕妾不見其喜慍奉寡嫂盡禮家事咨而後行教撫孤姪雖其子不過也微時人或贈遺初無

讓及貴厚報之雖已亡必酬贍其家宗姻匱乏周卹咸
至薄于自奉未嘗營構堂室有司劾其不立家廟四時
祭于寢帝為立廟媿之不罪也世以為儉不中禮云
論曰珪推誠納善多所獻替盛世良臣也先儒以事
讐責之其論嚴矣嘗考綱目發明王魏奉高祖之命
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家無二主國
無二上任是職者固當以一人為主不得以所事為
主王魏所處與管仲殊科此論固自有見非為王魏

解說也珪之學術謨猷不及魏徵而剛直不撓善諫
爭與徵相似王魏並稱有以哉

李靖

李靖字藥師京兆三原人姿貌魁秀通書史嘗曰丈夫
當建功名寧作章句儒耶其舅韓擒虎與論兵輒以孫
吳目之仕隋為殿內直長楊素牛弘皆曰王佐才也大
業末為馬邑丞高祖擊突厥靖察有非常志自囚上急
變傳送江都至長安道梗高祖已定京師將斬之靖呼

曰公起兵為天下除暴亂欲就大事以私怨殺誼士乎秦王為請得釋從平王世充以功授開府蕭銑據江陵靖陳圖銑十策詔拜靖行軍總管兼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武德四年八月大閱夔州時秋潦濤瀨漲惡諸將請俟江平乃下靖曰兵機事以速為神今乘銑不備冐險疾趨是震雷不及塞耳可禽也孝恭從之九月拔荆門宜都抵夷陵銑將文士弘悉鋭屯清江孝恭欲擊靖請駐南岸待其氣衰孝恭弗聽自往戰敗績賊衆委

舟散掠靖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命悉散之江中諸將皆諫曰奈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無所用之今棄使𢿱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銑内外阻絶乃降靖入據其城號令嚴肅秋毫無所犯或請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

賞軍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死鬬豈可同叛逆之科若降而籍之恐自剚以南堅城劇屯毆之死守非計之善也于是江漢列城望風款附以功封永康縣公荆州刺史遂度嶺至桂州分道招慰酋長馮盎等皆以子弟來謁南方悉定得郡九十六户六十餘萬詔書嘉勞授嶺南撫慰大使桂州總管念嶺海陋遠非振威武示禮義無以移風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輔公祏反詔名靖副

孝恭討之李世勣等七總管皆受節度靖督諸軍水陸並進鏖戰殺傷萬人破其將馮惠亮陳正通等遂率輕兵至丹陽禽公祏以歸太宗即位歷兵刑二部尚書實封四百户檢校中書令帝圖突厥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帥勁騎三千由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非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靖又縱間諜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遁磧口帝曰靖以三千騎直犁寇庭取定襄古無與比足洒吾渭水恥矣進封代國公頡

利走保鐵山遣使請舉國内附詔以靖將兵往迎又遣唐儉安脩仁慰撫之頡利外為卑辭内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圖之無及乃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至敵必自寛若疾驅萬騎賫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遂督兵疾進遇候邏皆俘以從去其牙七里乃覺俘斬十餘萬禽其子疊羅施殺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先奔大同道行軍總管張寶相禽以獻于是斥地自陰

山北至大漠矣因大赦賜民酺五日御史大夫蕭瑀劾靖縱軍士掠散珍寶名讓之靖不辯惟頓首謝帝進靖光禄大夫增户至五百謂曰向人譖公短朕今悟矣賜帛千匹遷尚書右僕射靖每參朝議恂恂似不能言以沉厚稱尋為畿内道大使巡察風俗會足疾乞休授特進就第吐谷渾寇邊復拜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靖決策深入踰積石山大戰數十多所殺獲降其國人無算吐谷渾伏允窮蹙自經死靖更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自

是闔門稱疾謝絶親故改封衛國公開府儀同三司圖像凌烟閣年七十九卒陪葬昭陵謚景武

論曰李靖才畧非常而恂恂如不及以沉厚稱雖非章句儒亦書史之潤矣唐書賛其闔門稱疾畏逺權逼雖古哲人無以尚又言靖善用兵特臨機果料敵明根于忠智而已世俗言靖精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傳著怪詭皆不足信有旨哉有旨哉

傅奕

傅奕相州鄴人也開皇中徙扶風高祖為扶風太守禮之及即位拜太史丞會令庚儉以父質占候忤隋煬帝死懲其事薦奕自代遂為令時國制多仍隋舊奕上言黄帝唐虞三代不相沿禮襲樂隋季違天害民專峻刑法天下兆庶同心叛之陛下撥亂反正安可不一新民之耳目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成作樂治終制禮使天下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夏后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不如商之百又言夏有亂

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作湯刑周有亂政作九刑衛鞅為秦法增鑿顛抽脅鑊烹等六篇始皇為挾書律此失于煩不可不監復上疏極論浮屠謂西域之法無君臣父子以三途六道嚇愚欺庸追既往之罪窺將來之福習其教者不憚科禁輕犯憲章至有身在獄中誦梵禮佛以祈解免且生死壽夭本諸自然刑德威福繫乎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讓天理竊主權其為害政良可悲矣五帝三王未有佛法君明

臣忠年祚長久至漢明帝始立胡祠然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髡為之徒石符亂華乃弛厥禁主庸臣佞政虐祚短事佛致然梁武齊襄足為明戒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户十年之後滋産必多加之教訓兵農兩足利可勝既耶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詔百官議之惟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

天子蕭瑀不生于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帝亦惡沙門道士不守戒律詔有司沙汰僧道會傳位未及行而止太宗既立名賜食問佛法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奕曰佛乃胡中桀黠欺西域以自神迷惑滋廣而孅兒幻夫摸莊老文飾之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有害國家無益于民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帝頗然之他日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

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戎服以聽此深足戒朕所學者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一日無也後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立死復呪即生帝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呪臣必不能行帝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自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物莫能傷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性至堅惟羚羊角可破汝往試焉其子如言扣之應手而碎觀者乃

止奕雖善天文占候數術然訓子習六經謂已學不可以傳妖胡佛書慎勿寓目病不問醫忽酣臥蹶然起曰吾死矣夫自書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卒年八十五

論曰善哉傅奕之斥浮屠也浮屠之教淺之則論因果深之則談玄妙夫作善降祥不善降殃天道自然之應豈俟佛所能免哉其所謂玄妙者掇拾儒者之唾餘雜以老氏之浮誕稍變其說而歸之于空夫儒

者之學萬念皆實由性分所固有以盡其職分所當為措則正而施則行釋氏之學萬念皆空託為明心見性之說而棄道遺倫終歸于無何有之鄉此奕之所以卓然不惑以正勝之與昌黎佛骨表後先並耀矣

史傳三編卷二十一